



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八

老櫟樹的夢

葉君健譯

826(59)
3022
8

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八

老 櫟 樹 的 夢

叶 君 健 譯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• 上 海

H. C. Andersen
EVENTYR OG HISTORIER

根据 Flensteds Forlag, Odense,
Denmark, 1949 年版本

老 斃 樹 的 夢

[丹] 安 徒 生 著

叶 君 健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466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4 4/9 插页 2 字数 73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9,000 定价(6) 0.38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收了六篇童話，都充滿了作者中年期那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。在这些作品里，特別在“沒有圖的画册”那篇里，作者对他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人生的意义，發表了一些感想，作了一些諷刺，虽然这里面帶着些淡淡的憂郁，但我們也可以从这些篇幅中清楚地看到他对于人生的热爱，对新生的一代寄予了无限的希望，給予了无限的温暖。这都是些用童話的形式寫成的偉大的詩篇。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466

定 价：0.38 元

目 次

沒有畫的畫冊	1
香腸桂熬的湯	65
單身漢的睡帽	91
一點成績	117
識字課本	131
老懶樹的夢	144
譯后記	155

CAB20/22

沒有画的画冊

前 記

說起來也真奇怪！当我感覺得最溫暖和最愉快的时候，我的双手和舌头就好像有了束縛，使我不能表达和說出我內心所起的思想。然而我却是一个画家啦。我的眼睛这样告訴我；看到过我的速寫和画的人也都这样承認。

我是一个窮苦的孩子。我的住处是在最狹的一条巷子里，但我并不是看不到陽光，因为我住在頂高的一層楼上，可以望見所有的屋頂。在我初來到城里的几天，我感到非常郁悶和寂寞。我在这兒看不到樹林和青山，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灰色的烟囱。我在这兒沒有一个朋友，沒有一个熟識的面孔和我打招呼。

有一天晚上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；我把窗扉打开，朝外边眺望。啊，我多么高兴啊！我总算是看到了一个很熟識的面孔——一个圓圓的、和藹的面孔，一个我在故鄉所熟識的

朋友：这就是月亮，親爱的老月亮。他一点也沒有改变，完全跟他从前透过沼地上柳樹叶子來窺望我时的神情是一样。我用手向他飛吻，他直接照進我的房間里來。他答应，在他每次出來的时候，他一定探望我几分鐘。他忠誠地保持了這個諾言。可惜的是，他停留的時間是那麼短促。他每次來的時候，他就告訴我一些他頭天晚上或當天晚上所看見的東西。

“把我所講給你的事情畫下來吧！”他第一次來訪的時候說，“這樣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畫冊了。”

有好幾天晚上我遵守了他的忠告。我可以繪出我的新一千零一夜，不過那也許是太沉悶了。我在这兒所作的一些畫都沒有經過選擇，它們是依照我所聽到的樣子繪下來的。任何偉大的天才畫家、詩人、或音樂家，假如高興的話，可以根據這些畫創造出新的東西。我在这兒所作的不過是在紙上塗下的一些輪廓而已，中間當然也有些我個人的想像；這是因為月亮並沒有每晚來看我——有時一兩塊烏雲遮住了他的面孔。

第 一 夜

“昨夜，”這是月亮自己說的話，“昨夜我滑過晴朗無雲

的印度天空。我的面孔映在恒河的水上；我的光綫尽量地透進那些濃密地交織着的、梧桐樹的枝叶——它們伏在下面，像烏龜的背壳。一位印度姑娘从这濃密的樹林走出來了。她輕巧得像瞪羚①，美丽得像夏娃②。这位印度女兒是那么輕飄，但同时又是那么丰满。我可以透过她細嫩的皮膚看出她的思想。多刺的蔓藤撕开了她的草履；但是她仍然在大步地向前行走。在河旁飲完了水而走过來的野獸，驚恐地逃开了，因为这姑娘手中擎着一盞燃着的灯。当她伸开手为灯火擋住風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她柔嫩手指上的脈紋。她走到河旁边，把灯放在水上，讓它飄走。灯光在閃动着，好像是想要熄滅的样子。可是它还是在燃着，同时这位姑娘一对亮晶晶的烏黑眼珠，隱隱地藏在絲一樣長的睫毛后面，緊張地凝視着这盞灯。她知道得很清楚：如果这盞灯在她的視力所及的範圍內不滅的話，那末她的恋人就是仍然活着的。不过，假如它滅掉了，那末他就已經是死了。灯

① 这是像羚羊一样小的一种动物，生長在亞拉伯的沙漠地帶。它的动作輕巧，柔和；它的眼睛放亮。

② 根据古代希伯來人的神話，上帝照自己的形象用土捏出一个男人，叫做亞当，然后从这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，叫做夏娃。她是非常美丽的。古代希伯來人認為他們兩人是世界上人类第一对夫妇。

光是在燃着，在顫動着；她的心也在燃着，在顫動着。她跪下來，唸着禱文。一條花蛇睡在她旁邊的草里，但是她心中只想着梵天①和她的未婚夫。

“他是在活着！”她快樂地叫了一聲。這時從高山那兒飄來一個回音：“他是在活着！”

第 二 夜

“這是昨天的事情，”月亮對我說，“我向下面的一個小小院落望。它的四周圍着一圈房子。院子裡有一只母雞和十一只小雛。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在它們周圍跑着，跳着。母雞刮刮地叫起來，驚恐地展開翅膀來保護她的一窩孩子。這時小姑娘的爸爸走來了，責備了她幾句。於是我就走開了，再也沒有想起這件事情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剛不過幾分鐘以前，我又朝下邊的這個院落望。四周是一片靜寂。可是不一會兒那個小姑娘又跑出來了。她偷偷地走向雞屋，把門拉開，鑽進母雞和小雞群中去。它們大聲狂叫，向四邊亂飛。小姑娘在它們後面追趕。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，因為我是

① 梵天 (Brama) 是印度教中最高主宰；一切神，一切力量，整個的宇宙，都是由他產生的。

朝牆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窺望的。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很生气。这时她爸爸走过来，抓着她的手臂，把她罵得比昨天还要厉害，我不禁感到很高兴。她垂下头，她藍色的眼睛里亮着大顆的泪珠。‘你在这兒干嗎的？’爸爸問。她哭起来。‘我想進去親一下母雞呀，’她說，‘我想請求她原諒我，因为我昨天驚动了她一家。不过我不敢告訴你！’

“爸爸親了一下这个天真孩子的前額，我呢，我親了她的小嘴和眼睛。”

第 三 夜

“在那兒一条狹小的巷子里——它是那么狹小，我的光只能在房子的牆上照一分鐘，不过在这一分鐘里，我所看到的东西已經足够使我認識下面活動着的人世——我看到了一个女人。十六年前她还是一個孩子。她在鄉下一位牧师古老的花園里玩耍。玫瑰花樹編成的籬笆已經枯萎了，花也謝了。它們零乱地伸到小徑上，把長枝子盤到苹果樹上去。只有几朵玫瑰花还东零西落地在开着——但它們已經称不上是花中的皇后了。但是它們依然还有色彩，还有香味。牧师的这位小姑娘，在我看來，那时要算是一朵最美丽

的玫瑰花了；她在这个零乱的籬笆下的小凳子上坐着，吻着她的玩偶——它那紙板做的臉已經玩坏了。

“十年以后我又看到了她。我看到她在一个華丽的跳舞廳內：她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嬌美的新嫁娘。我为她的幸福而感到愉快。在安靜平和的晚上我常去探望她——啊，誰也沒有想到我澄靜的眼睛和銳敏的視線！唉！正像牧师住宅花園里那些玫瑰花一样，我的这朵玫瑰花也变得零乱了。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悲劇發生，而我今晚却看到了最后一幕。

“在那条狹小的巷子里，她躺在床上，病得要死。惡毒、冷酷和粗暴的房东——这是她唯一的保护者，把她的被子掀开。‘起來！’他說；‘你的一副面孔足够使人害怕。起來穿好衣服！赶快去弄点錢來，不然，我就要把你赶到街上去！快些起來！’‘死神正在嚼我的心！’她說，‘啊，請讓我休息一会儿吧！’可是他把她拉起來，在她的臉上扑了一点粉，插了几朵玫瑰花，于是他把她放在窗旁的一个椅子上坐下，并且在她身旁点起一根蜡燭，然后他就走开了。

“我望着她。她靜靜地坐着，她的双手垂在膝上。風吹着窗子，把一塊玻璃吹下來跌成碎片。但是她仍然靜靜地坐着。窗帘像她身旁的燭光一样，在抖动着。她斷气了。死

神在敞开的窗子面前說教；这就是牧师住宅花園里的、我的那朵玫瑰花！”

第 四 夜

“昨夜我看到一出德國戲在上演，”月亮說。“那是在一个小城市里。一个牛欄被改裝成为一个剧院；这也就是說，每一个牛圈并没有变动，只不过是打扮成为包厢罢了。所有的木柵欄都糊上了彩色的紙張。低低的天花板下吊着一个小小的鉄燭台。为了要像在大剧院里一样，当提詞人的鈴声叮噹地响了一下以后，燭台就会升上去不見了，因为它上面特別复着一个翻轉來的大浴桶。

“叮噹！小鉄燭台就上升一尺多高。人們也可以知道戲快要开演了。一位年輕的王子和他的夫人恰巧經過这个小城；他們也來參觀这次的演出。牛欄也就因此而挤滿了人。只有这燭台下面有一点空，像一个火山的噴口。誰也不坐在这兒，因为蜡油在向下面滴，滴，滴！我看到了这一切情景，因为屋里是那么热燥，牆上所有的通風口都不得不打开。男僕人和女僕人們都站在外面，偷偷地貼着这些通風口朝里面看，虽然里面坐着警察，而且还在揮着棍子恐吓他

們。在樂隊的近旁，人們可以看見那對年輕貴族夫婦坐在兩張古老的靠椅上面。這兩張椅子平時總是留給市長和他的夫人坐的。可是這兩個人物今晚也只好像普通的市民一樣，坐在木凳子上了。‘現在人們可以看出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！’這是許多看戲的太太們私下所起的一點感想。這使整個的氣氛變得更愉快。燭台在搖動着，牆外面的觀眾挨了一通罵。我——月亮——從這出戲的開頭到末尾一直和這些觀眾在一起。”

第 五 夜

“昨天，”月亮說，“我看到了忙碌的巴黎。我的視線射進魯佛博物館①的陳列室里。一位衣服破爛的老祖母——她是平民階級的一員——跟着一個保管人走進一間寬大而空洞的宮里去。這正是她所要看的一間陳列室，而且一定要看。她可是作了一點不小的犧牲和費了一番口舌，才能走進這里來。她一雙瘦削的手交叉着，她用莊嚴的神色向四周看，好像她是在一個教堂里面似的。

① 魯佛 (Louvre) 是巴黎一所最大的宮殿，現在成了一個博物館。

“‘这兒就是!’她說,‘这兒!’她一步一步地走進王位。王座上鋪着富麗的、鑲着金边的天鵝絨,‘就是这兒!’她說,‘就是这兒!’于是她跪下來,吻了这紫色①的天鵝絨。我想她已經哭出來了。

“‘可是这并不是原來的天鵝絨呀!’保管人說,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个微笑。

“‘就是在这兒!’老太婆說。‘原物就是这个样子!’

“‘是这个样子,’他回答說,‘但这不是原來的东西。原來的窗子被打碎了,原來的門也被打破了,而且地板上还有血呢!你当然可以說:我的孙子是在法蘭西的王位上死去了的!’

“‘死去了!’老太婆把这个字重复了一次。

“我想他們再沒有說什麼別的話,他們很快就离开了这个陈列室。黄昏的微光消逝了,我的光亮照着法蘭西王位上的華麗的天鵝絨,比以前加倍地明朗。

“你想这位老太婆是誰呢?我告訴你一个故事吧。

“那正是七月革命②的时候,勝利的最光輝的一个日子

①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,紫色是代表貴族和皇室的色彩。

② 指一八三〇年法國的七月革命。

的前夕。那时每一間房子是一个堡壘，每一个窗子是一座护胸牆。群众在攻打杜叶里宮①。甚至还有妇女和小孩在和战斗者一起作战。他們攻進了宮的大殿和廳堂。一个半大的窮孩子，穿着襤褸的工人罩衫，也在年長的战士中間参加战斗。他身上有好几处受了很重的刺刀伤，因此他倒下了。他倒下的地方恰恰是王位所在的处所。大家就把这位流血的青年抬上了法蘭西的王位，用天鵝絨裹好他的伤。他的血染到了那象征皇室的紫色上面。这才是一幅圖画呢！这么光輝燦爛的大殿，这些战斗的人群！一面撕碎了的旗帜躺在地上，一面三色旗②在刺刀林上面飄揚，而王座上却躺着一个窮苦的孩子：他的光榮的面孔發白，他的双眼望着蒼天，他的四肢在死亡中弯曲着，他的胸脯露在外面，他的襤褸的衣服被綉着銀百合花的天鵝絨半掩着。

“在这孩子的搖籃旁曾經有人作过一个預言：‘他將死在法蘭西的王位上！’母親的心里曾經做过一个夢，以为他

① 杜叶里宮 (Tuilleries) 是巴黎的一个宮殿，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在这里住过，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曾冲進这里，向路易十六請願，示威。以后拿破侖一世，路易十八，查理第十都住在这个宮里。查理第十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棄位逃亡。

② 这是法國从大革命时起开始采用的國旗。

就是第二个拿破侖。

“我的光已經吻过他墓上的烈士花圈。今天晚上呢，当这位老祖母在夢中看到这幅攤在她面前的圖画（你可以把它画下來）——法蘭西的王位上的一个窮苦的孩子——的时候，我的光吻了她的前額。”

第 六 夜

“我到烏卜薩拉①去了一番，”月亮說。“我看了看下面生滿了野草的大平原和荒涼的田野。当一只汽船把魚兒吓得鑽進灯心草叢里去的时候，我的面孔正映在佛里斯河里。云塊在我下面浮着，在所謂奧丁、多尔和佛列②的坟墓上撒下長塊的陰影。稀疏的蔓草盖着这些土坵，名字就刻在这些草上。这兒沒有使路过人可以刻上自己名字的路碑，也沒有使人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的石壁。因此訪問者只好在

① 烏卜薩拉 (Uppsala) 是瑞典的一个省份。首府烏卜薩拉是一个大学城，在斯德哥尔摩北边。这兒有瑞典最老的大学烏卜薩拉大学（一四七七年建立）。

② 在北欧神話中奧丁 (Odin) 是智識、文化和战争之神。多尔 (Thor) 是雷神。佛列 (Frey) 是丰收和富饒之神。后来人們普遍地把这些名字当做人名來使用。因而成为北欧最常用的名字，等于我們的张三李四。